

周季方等著

拓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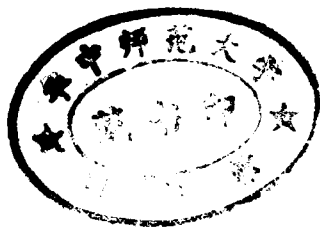
1826820



44063279

拓荒者

周季方等著



武汉老龄科学研究院

1993年2月

主编 陈 倪 雷振环
顾问 刘汉章

拓 荒 者
周季方等著

武汉老龄科学研究院

武汉市北湖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3 插页 160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工本费：1.30 元

湖北省内部图书准印证 (1993)鄂省图内字第 5 号

目 录

序

章文才

- 忆先念同志三次视察五三农场..... 周季方(1)
- 我与五三农场..... 周季方(5)
- 初建五三农场的回忆 赵犁荒(22)
- 艰苦创业 白手起家 刘兴民(30)
- 开发高湖和向黑龙潭要水的故事 郑献廷(35)
- 难忘的二三事 胡慕绩(38)
- 开拓的人们 曹 斌 陈 倪(42)
- 垦荒的日日夜夜 刘汉章(47)
- 荒原苏醒记 雷振环(53)
- 建桥和兴修石门水库 杨光普(61)
- 变荒山为园林 龚达武(65)
- 在风浪中前进的畜牧业 李荣春(72)
- 以生产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 陈智民 高明振(77)
- 太子山下的白衣战士 刘国海(79)
- 峥嵘岁月 陈 倪(87)
- 建场片断 张国轶(94)
- 心怀农垦志 赶马赴荒原..... 周天铨(100)
- 从杨家峰到蒋家湖..... 贺世泽(104)
- 从杨家峰到围垦龙感湖..... 李纯琳(109)
- 记太湖港建场的五三先遣队..... 文 华 钱贵生 刘正民(116)
- 创建总口农场..... 曹 斌(121)
- 建场时的农业机械化和赴东北参观..... 李建勋(126)
- 果园拾遗..... 朱静宜(129)

科技轶事·····	钟长兴(131)
建场初期我做了哪些工作·····	胡慕绩(134)
农场就在你们的脚下·····	胡文顺(138)
冰天雪地夜闯石门·····	刘汉章(142)
垦荒吴家巷和接待苏联专家·····	钱春轩(145)
垦荒纪事·····	杨少堂(148)
两件难忘的事情·····	张建国(150)
在垦荒中遇到的几件事·····	刘永亮(152)
我是当年的青年突击队长·····	李合林(155)
回首忆当年·····	范秀珍(157)
故土寻梦梦成真·····	王 敏(161)
幼年的回忆·····	李亚力(163)
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黄 农(168)

附录

随笔有感·····	周季方(171)
创业精神永留芳·····	雷振环(172)
步《随笔有感》诗一首·····	鲁持久(173)
感 怀·····	李荣春(174)
忆山翁·····	刘福台(175)
谢老山翁·····	葛 珞(176)
拓荒自有后来人·····	刘汉章(177)
垦 荒·····	张国轶(178)
开荒建场四十周年有感而作·····	樵 夫(179)
忆江南(三首)·旧貌换新颜·····	陈 倪(180)
春耕图(外一首)·····	周季方(181)
笔会东湖怀执一·····	周季方(182)
浪淘沙·庚午春出席武汉老干部五好发奖会·····	周季方(183)
后记·····	(184)

忆先念同志三次视察五三农场

周季方*

李先念主席与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不胜惊叹，回忆往事，倍感悲切。

李主席是我的老领导人。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陕边境，就是先念同志带领的红军战胜了军阀刘承厚，解放了我的家乡川东。以后我带领一部分农民，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中，我由华东调新四军第五师作鄂东地委书记、分区政委，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解放后在湖北武汉，又是他领导的。他不因我一时去开荒生产，下放劳动而有任何歧视，反而更加关心和爱护我。有人说我不计个人得失，心胸坦荡，我觉得我所以能在坎坷中坚持工作，是党的领导人始终的关怀、教育和鼓励，特别是先念同志对我的关怀，使我得到党的温暖，在任何艰苦曲折和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更好地为党为人民而工作。

湖北省国营五三机械农场是李先念主席提议创办的。当时先念同志担任中南局、湖北省及省军区领导职务，日理万机。他在百忙中，始终对五三农场的建设给予极大的关注。从拓荒建场，到解决各种困难，无不亲自过问。从1952年到1954年李主席调北京之前，三年间就专程赴农场三次，亲临指导，看望职工，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每在建场的关键时刻，总是李主席给我们排忧解难，使

* 五三农场一任场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已离休。

我们永远难忘！1992年10月12日，我专程到红安瞻仰李先念主席的遗像和骨灰盒，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

1952年冬，农场正在开荒，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只有几个人，无钱无机械，全凭几把镰刀和几把锹挖地盖窝棚的时候，李主席决定将阳新农场和吕堰驿农场全部人员和机械调来五三农场，这大大增强了农场的力量。随之，1953年元旦过后，李主席亲自来农场视察。他只坐了一辆旧吉普，带了一个警卫员，直接到我们荒地和窝棚前叫我，方知是李主席来了。我们又惊又喜。幸有赵家坡一栋牛奶房奶牛未到，就把李主席安排在奶牛房暂住。李主席一一询问荒地的情况，水系的来龙去脉，职工的生活如何，开荒的面积多大等等。我回答向省政府报了五万亩开荒任务。他同我们一起看了高湖、一家岭，登上太子山，用望远镜看了全局荒地。李主席说：“你们不要受五万亩的限制，所有这里的荒地，全由你们开，国家需要粮食呀！东边有武钢作为国家钢铁基地，西边有你们农场作为粮棉油基地。我告知荆州地委支持你们，你们大胆地工作，有困难找我。要特别关心职工生活和同农民群众的关系。要把水系弄清楚后报告我。”

最后我说，职工和群众看病很困难，这里血吸虫特别多。后来李主席批准，把湖北革大医院的人员和设备，全部移至农场作为职工医院，同时拨了建院的足够经费。

1953年秋，李主席第二次来农场。这时场部已移至杨家峰盖上了草房，已开荒三万亩左右，并播种了二万亩农作物。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说李主席一人坐吉普车和警卫员来农场了，请派人负责安全。我们正在开会。我自己去路上接他，可是农场老掉牙的吉普车还没发动起来，李主席已到了。他把草房推开，看我们几人在一起，说：“你们农场也这多会呀？”刚坐下又说：“我们到地里去看看，边看边谈”。沿途他走在前面，为我们填土块过水沟，弄得我们不好意思。

我说：“我来，我穿的草鞋方便。”

李主席说：“这有什么关系，晒干就是了，你们成天同荒地打交道，比我辛苦，工人更辛苦，向他们问好。”

李主席经过高湖走小路，到月湖、陈家冲，看到很多丘陵荒着。

他问：“这怎么未开呢？”

我说：“平原还未开完，来不及开山丘。”

李主席半真半笑着说：“你把这荒山卖给美国人，他们马上就要来开的”。

我当时答应立即组织力量来开。一句简单的话，表达了李主席强烈的爱国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使我们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牛奶房已经有奶牛了，我们请李主席住在新修的几间砖瓦房里，能吃点牛奶、鸡蛋和馍馍了。在那里住了两天，吃饭都是付款的。他生活简单朴素，找工人、干部谈话，也找了当地的群众了解情况。这次看到新开荒的土地上庄稼长得不错，荒地部分变成了良田，他很高兴。

他说：“不要满足现状，任重道远，农场要实行科学种田，培育良种，培育干部，办学校、训练班，作为推广技术的阵地；还要相应地建设工业，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农场建成公园，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我说：“1952年冬，已在太子山上栽树五万亩，在一家岭种了两千多亩果树，需要一点资金。”

他回省后，我去找他，即拨了六十万元作为果园的专用款。这使农场果园得以发展。

当时李主席设想，把五三农场和沙洋农场合并起来，把京（山）、钟（祥）、荆（门）、天（门）、潜（江）边缘荒地一共约三百万亩，统统开垦出来，办成江汉平原上的粮棉油基地，并提议把华中农学院搬迁到荒原中心来，准备投资四百万元，把各系（专业）与农场的有关分场结合起来，办成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综合农场。让我任场长兼院长。后因种种原因，此计划没有实现。

随着垦荒和建场的发展，大面积农田的水患，使垦荒者昼夜不

安。根据李主席指示，1953年冬，派人到石龙过江——可以根治水患的地方——兴修水库。1954年春，正值汛期到来之前，工程进入紧张阶段，劳力不足，李主席又亲自第三次来视察农场和水库工地。许金彪指挥长报告了情况，李主席即电示荆州专员饶明泰带五千劳力赶来，胜利如期完成了施工任务。关键时刻，都是李主席来解决困难。他这种对工作负责的精神，伟大的气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54年夏秋之际，洪水成灾，李主席本来也要来农场的，后因有事未来。中南局及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李雪峰、钱瑛、杜润生、陈明枢、曾一凡等同志来农场视察灾情，解决农场的问题。当时为水所困，交通不便，他们乘小船至长江埠，再改坐吉普车，一路风尘，到农场已是夜晚了。这种关心农场建设的精神，全体职工非常感动，给职工战胜灾害以极大的精神力量。

李主席于1954年冬调北京之前，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季方，你要珍惜时光，要抓紧把农场办好。”李主席到北京后，时常关心五三农场的建设和工作情况。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到他家去谈工作，听取他的意见。后来武汉市东西湖的开垦，也是李主席和中央农委主任邓子恢同志决定的。

这些就象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使我永志难忘！

李先念主席永垂不朽！

我与五三农场

周季方*

我这一生，戎马倥偬，饱经沧桑，打过仗，搞过行政领导，也办过农场。有人认为，打仗如江河直泻，威武雄壮；搞行政领导，发号施令，日理万机；办农场涓涓溪流，不甚了了。我却不以为然。当我和我的同志们一道，风餐露宿，斩棘披荆，在京、钟、天、潜边百里荒芜地带，垦拓拼搏，战天斗地，变荒原为良田，变荒山为园林时，我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用双手巧绣了祖国大地，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花果山、米粮川；我们改造着大自然，进行着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大生产。这改变山河的壮举，同样是一曲沁人肺腑的乐章。

探 荒

1952年8月，李先念同志（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知道了我想去办农场，就把我的意图介绍给省委书记刘子厚。子厚同志同意我去开荒办场。他拿出一张一尺见方的地图，“沙洋”两字被一个个圈圈围住，周围都是荒地。所要开荒的地方就在这里。

荒地的情况如何，都不清楚。当时湖北省农林厅厅长徐觉非约我于1952年9月，到荆门县沙洋一带探荒。一到沙洋，才知道沙洋

* 五三农场第一任场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已离休。

已有一个劳改农场，叫沙洋农场。襄河以东大概有十万亩土地尚待开垦，要我准备在这里开荒。但这里的土质很差，抽查结果，五米以下，还是流沙。只好转回来向东，走到京山县杨家峰。这个地方也是一片荒地和水汪汪的沼泽地带，旱地上长满了白茅草，水泽地长的是芦苇。那一带没有路，我们从高湖地区钻进芦苇中，爬行了一里多路，一望无边都是荒地，里面虎狼成群，荒无人烟。将这里的泥土翻开一看，是沙壤土，是种庄稼的好土壤。随后我们又往南行了八华里，走到一个叫坡子湾的地方，那儿有一座山叫石女山，这里又是一片大荒原。回头来到一家岭登高一望，前面是无尽的荒原，后面是丘陵和山地，我们认为这一带比较好，可以安营扎寨，垦荒建场。回来后向省委汇报，省委同意我们的建议。

原来，这京山、天门、荆门、钟祥、潜江四县边缘地带，是有其光荣传统的老革命根据地。早在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以后，就是红二方面军贺龙洪湖苏区的游击区。至今蒋湖农场尚有红军沟存在，为群众农田作排灌之用。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李先念所部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的江汉军区的抗日根据地一部分，是五师的重要经济来源和兵源的补充地。又是国民党军队和敌伪的犬牙交错之地，情况极为复杂。五师京山的南山游击区，就是现在的杨家峰、永隆河一带。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经验。

1935年汉江遥堤溃口，使这块良田变成百里荒原。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开荒建场

1. 驱车赴荒原

1952年11月7日，我们一行六人（我、蔡光耀、雷振环、司机周振雄和两个通讯员），乘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从汉口出发，奔赴荒原。汽车沿着汉宜公路西行。下午到达天门皂市时，车坏了，幸好碰上荆州地委书记孟葆彭同志的车，在他司机的帮助下，才把

车修好。第二天上午到京山杨家峰时，油泵又坏了。司机周振雄用手帮助油泵上下启动，走几步，再停下，停下再启动，又走几步，从杨家峰到下洋港八华里，整整走了一两个钟头。当时在荒原中心下洋港区政府落脚，第二天又搬到黄家台黄婆婆家中。群众看到政府派人来开荒，既高兴，又怀疑。他们认为我们人太少，不足以开荒。这里虎狼成群，野兽为害，血吸虫泛滥，群众都染上了血吸虫和血丝虫病，到处都是大肚子和粗腿子。此外，这里还有解放初期未剿尽的土匪。总之，这里的外部条件很差。

2. 定点潘家台

靠我们少数几个人来开荒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省里把襄阳吕堰驿农场和大冶阳新农场一部分职工连同机具于1952年12月调给五三农场。与此同时，武汉市政府将市内三百多失业工人调给农场，每人发七十元开荒费。省里还调来参加荆江分洪和汉宜公路建设的五百余宜昌工人。这样，一支千余人的开荒大军就组建起来了。

为了便于开荒生产，农场的指挥中心由下洋港区政府迁到黄家台，后又从黄家台迁到潘家台。农场的临时场部也设在潘家台。

百里荒原，遍地是茅草。开荒生产第一件事就是要消灭茅草。而全场职工住的、睡的、烧的也要用茅草，还要用茅草肥田。所以我大讲“茅草哲学”，鼓励大家既要消灭茅草，又要利用茅草，变害为利，变废为宝。当时人手镰刀一把，扁担一条，绳子两根，向茅草进军。

由于进入荒原之后，没有测绘的资料和地图，访问群众和当地政府，他们对荒地情况也不清楚。我们只好就地目测，大体确定居民点，选高地准备先行开荒。正在这时（1953年初），李先念同志来场视察开荒。我们向他提出此事，他指示依据实地目测，绘出草图，作出详细记载，把荒原、丘陵、山区大体搞清，以便耕作安排；随后省里再派勘测队来测绘地图，进行总体全面规划。

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分派两路人马，一路由刘汉章同志负责带

十人，在汉宜公路从一家岭到杨家峰将十人等距离排好，由北向南行走，直到汉江会合，观测绘出草图，并详细记载。另一路由黄德华同志等六人，用马匹驮着行李、干粮，从一家岭出发，经荒原、丘陵、山区进行实地观测，也绘出草图和详细记载。历时将近一个月，把荒原和山丘情况弄清——分成了长滩埠、何集、高湖、坡子湾、蒋家湖几个居民点，也就是后来的生产队、作业区、分场的所在地。

3. 试耕第一犁

1952年12月下旬，就在阳新农场和吕堰驿农场的职工来到以后，我找到原阳新农场机务负责人刘汉章，要他组织机耕小组，用一周的时间作好准备，元旦试耕。机手们经过长途跋涉，人困机坏，又缺少工具。但困难吓不倒这些思想、技术素质都好的机手，他们想方设法，保证了试耕如期进行。

试耕在下洋港北边的荒地中进行。这天，风和日丽，是湖北冬天少有的好天气。总场的同志们来了，附近的群众也来了，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拖拉机，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试耕开始了，十台拖拉机一字排开，机手一踩油门，拖拉机轰隆隆地向前驶去，犁铧轻轻插入地中，瞬间翻起大块大块的泥土，一行行向前沿伸，宛如条条浪花绽开在莽莽荒原上。拖拉机发出有力的轰鸣声，它宣告着荒原的新生。试耕成功了！

为这次试耕成功，农场召开了庆祝会，也是农场建场典礼和向荒原进军的动员会。在会上，正式宣布组建机耕队，任命李建勋、刘汉章、徐克任正、副队长。从此，垦荒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余台拖拉机日夜奋战在荒原上。那时垦荒用的是美式“福特”和“爱强”小型拖拉机，烧的是汽油改用木炭，在天寒地冻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机手们个个是英雄好汉。他们吃大苦，耐大劳，你追我赶，暗中竞赛，一机一天平均开荒六十多亩。拖拉机手曹子伟和蒋文竟创一天一百二十六亩和一百一十四亩的最高纪录。农工们冒寒风，流热汗，战天斗地，人均每天开荒一亩左右。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全场就完成了近四万亩的垦荒任务。当年就种上了棉花、黄豆、花生和

水稻等农作物，并获得了好收成。

农场的变迁

1. 关于“五三”命名的来历

五三农场一开始也叫沙洋农场，与另一个沙洋农场不同之处是，一个是国营机械化农场，另一个则是劳改农场。当时就有人提议叫杨家峰或一家岭农场，但未形成统一的意见。1953年秋，我去东北农场参观，10月回汉后，农场的名称已被改为五三机械农场。因为当时东北有个五三工厂，南农北工，互相携手并进；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农场的同志大都是1953年调来的，因此改为“五三”。这样，留下一个后遗症，本来是1952年11月7日建场，却改为1953年11月7日建场，时间整整推迟了一年。许多老职工多次提出这一问题。名叫五三农场，已为大家所公认；但不能因叫“五三”，就把建场时间推迟到1953年，五三农场实为1952年所建。

2. 与沙洋农场合并后又分开

1953年春，公安部与农业部联合发布命令，宣布沙洋农场与沙洋机械农场合并，原沙洋机械农场，改名为沙洋农场第九机械分场。我任总场场长，黄宏儒任总场政治委员，王家善任总场副场长，袁兴民任总场副政治委员。后因主客观原因，最终没有合起来。

3. 蒋家湖、陆家寨互易

1953年中南局秘书长刘建勋主持，根据实际情况，将原来沙洋农场之蒋家湖，划归“五三”，成为五三农场一个分场；将“五三”陆家寨之二万亩土地，划归沙洋农场。

4. 农场与省属牧场合并

在我们来下洋港之前，湖北省农林厅就派李荣春、沈乃农两同志在赵家坡办省农林厅直属沙洋牧场。我们在此建农场后，该场即与农场合并，作为五三农场的畜牧场，繁殖良种，发展畜牧业。

兴修水库

1. 修石龙过江水库

在开荒过程中，有些地方有滞水，不好机耕，大家为这个问题而犯愁。原来是1935年汉江遥堤倒口，冲走了泥土三尺，表层都是泥沙。低洼地方年年遭水淹，由于水没有出路，所以总是有滞水。

为解决滞水问题，我们首先考虑到要兴修水库。饮水思源，水从何来，只有找它的发源地。我们派技术员游珊和另外两个人，沿着下洋港司马河的河床向上走，河床很潮湿，蚂蟥、蚊虫、蚂蚁和蝗虫，到处都是；河床有的地段是丘陵，坎子高，要爬上去；有的地方灌木、杂草丛生，不见天日。十五华里的河床，整整走了一天，傍晚到了石龙过江这个地方，才弄清了水是从这里来的。这里还有两户人家。游珊用一只铅笔和一张纸，画了一幅示意图，标明了要修水库的地点。

我立即回省向先念同志报告，说修水库的地方找到了，叫石龙过江。并将示意图交给他看。先念同志笑了笑说：“季方，你就靠这想修水库吗？”我问他：“那怎么办？”他对我说，他要派专家去勘查。后来派中南水利局涂副局长去勘查。涂副局长到石龙过江河床上拣了一块上面有许多洞的石头，说是石灰石，有溶洞，此地不能修水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跑去石龙过江拣了一块石头，然后跟着他的后头追，追到省政府。当时刘子厚同志正在主持鉴定会，涂副局长刚刚说不能修水库，我就赶上将那块没有洞的石头呈上，可以说可以修水库。刘说：“不要争了，你们俩都不懂地质，要派地质专家去勘查。”刘要我带着中南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原留英地质专家田奇隽去石龙过江再进行勘查。从下洋港到石龙过江没有车路，田总又不会骑马，我牵着马，驮着简单的行李，披荆斩棘，走了十五华里，整整走了一天，也没吃东西，花了两千元钱（旧币，折合两角）买了一只鸡，就在当地农民家煮着吃了，还喝了一点酒。然后将自己带的圆帐挂在树上，将板子搁起来当床铺，我睡在他的旁边。睡到

半夜，树上的马蜂钻进了田总的帐子，把田总吓坏了，从帐子中滚了出来。我连忙将他的帐子连同马蜂一起沉进司马河水中，才算躲过这一难。

第二天，我们去到石龙过江。我说：“田总，这水库修与不修，关键就在你这一捶了”。他也不说话，然后下到河床中，在那呆了三个小时，敲敲、捶捶、看看，取了一大堆石样，最后狠狠地在一块石头上敲了一下说：“修！”这样，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下来。当天我们就赶回下洋港，给省政府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然后我便随他一起去省政府，这样修水库的方案才定下来。

接着省政府又派勘探队去勘探、设计，具体事宜由杨绍棠总工程师负责。1953年底，设计完毕，决定开工。1954年初，省政府从京山、钟祥、天门三县抽调民工五千人，从沙洋农场调劳改犯五千人，总计一万人。这样，修建水库的战斗打响了，湖北省水利局副局长许金彪任指挥长，我任副指挥长，赵犁荒任政治部主任。后勤由五三农场承担。

在农场开荒和修建水库的过程中，先念同志曾亲自来农场三次。当他得知工人人数还不足以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情况后，立即在工地打电话给荆州专员饶明泰，叫他马上亲自带人来，并下了军令状：“如水库垮了，找你负责”。饶得令后，日夜兼程亲自带五千人前来助修水库。

在省委、省政府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蓄水量为七千万立方米的水库，终于于1954年5月按时建成，使八万亩农田直接受益；同时防洪问题也得到解决，五三农场东部的水灾问题不存在了。

2. 修刘家石门水库

当石龙水库尚未完全竣工时，我对湖北省水利厅厅长漆少川说，修这么一个石龙水库，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只能解决农场东部的的问题，西部长滩埠（位于钟祥县）十万亩地的排水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打算再修一个相当规模的水库。他表示同意。我们一起

沿着山道走到钟祥县一个名叫刘家石门的地方，看到这里的自然条件很适合兴建水库，当下就决定修刘家石门水库。省里也很支持，并委我为修水库的指挥长，钟祥县的县长白虹任副指挥长。主要劳力是沙洋农场的一万名劳改人员，由沙洋农场罗汉寺分场场长钱运焱带队兼副指挥长。钟祥县民工五千人，由白虹负责，颜阎任副大队长。政治部主任刘兴民，高小章是秘书，雷振环担任修工棚的副大队长，王声环是组织科长，杨光普是宣传科长。水库的规模，比石龙过江大一倍多，蓄水量达一亿五千万立方米。这一水库建成后，不仅五三农场受益，沙洋农场二十多万亩土地既可防旱，又可防涝，受益面积一直抵到天门境内。

刘家石门水库于1954年底动工，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竣工。1954年的冬天，是湖北三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天气，温度达到零下二十度左右，大雪封山，工地缺粮，器材和基建物资均运不进去。由刘汉章同志等组成链轨拖拉机队，才将生活物资和建筑器材等供应上去。当时的艰苦情况，是可以想象的。

两个水库建成之后，又修了十几个配套的小水库。从此，沙洋襄河以东的数十万亩土地的灌溉、抗洪问题，全部获得解决。

发展多种经营，办综合性农场

五三农场建成后，国家农垦部认为它在全国办综合性农场有代表性。因为它既有平原，又有丘陵，有高山，有湖沼，有河流；气候南北居中，适宜发展多种经营。

1953年初，全场职工上太子山植树，一直到三月底。树苗是从京山拖来的；果树苗是从武昌东湖运去的。都是无偿支援。

这年，农业部门的领导和部分专家在武汉东湖南山开会，结论说：湖北是亚热带和亚寒带的交界地，既不适宜种南方水果，也不适宜种北方水果。我将此事报告先念同志。他十分反感说：谁说湖北不能种水果，湖北既可种南方水果，也可种北方水果。而且当即批给我六十万元作种植果树的专款费用。